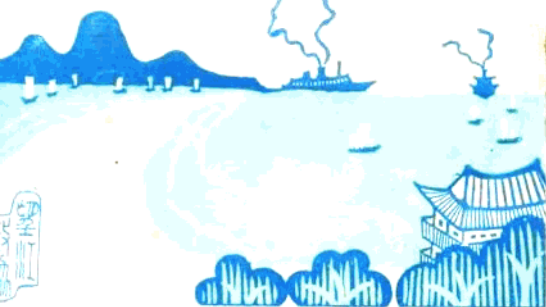


1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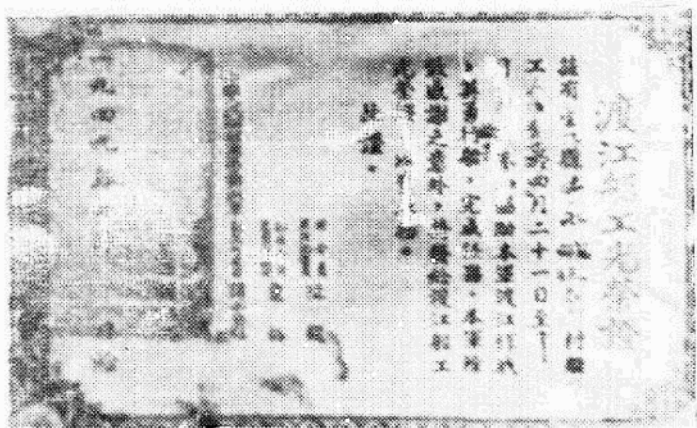
浙江交通资料

第一辑

85



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颁发的渡江船工光荣证



(县档案局供片，王松林翻拍)

目 录

前 言	1
-----	---

辛亥革命后的望江简况	3
------------	---

“五·四”运动中望江学运二、三事	曹 平 7
------------------	-------

“五·卅”运动在望江的 反 响	晓 林 11
-----------------	--------

望江人民支援大军渡江概述	桐 梓 13
--------------	--------

桂蓬率游击队到望江	胡师瀚 21
-----------	--------

彻底取缔大刀会	万玉华 22
---------	--------

怒制洋人	文 川 28
------	--------

官洲锄匪记	文 川 31
-------	--------

一九三四年望江旱灾记略	宋静源 37
-------------	--------

日寇在望江的 暴 行	晓 林 徐 远 40
------------	------------

“八·二六”日寇扫 荡 记	夏洋东 43
---------------	--------

太阳山下 痛歼日寇	徐 远 45
-----------	--------

大刀会动乱目击记	何笠亭 48
----------	--------

朝旸庵与乱坛	帅银涛 53
--------	--------

望江竞选“国大”代表见闻·····	檀 钟	57
一幕恶作剧 耗银六百圆·····	丁 东	61

辛亥革命烈士韩伯棠事略·····	童柏林	67
简话陶太平·····	刘陶然 刘贤臣	71
梁金奎其人·····	何笠亭	77

望江南界变迁简况

——从“南连彭蠡”，到“南滨长江”·····	刘道源	80
窑头村简介·····	何仲棠	85
滨江古镇——华阳·····	丁育智	88
雷阳书院·····	县教育局编写组	98

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片断回忆·····	何祚光	101
江浙边区游击队始末·····	沈钟英	106

汪公坟佚话·····	周大鸿 林国材	111
乡里轶闻拾零·····	夏泮东	113

地輿賦·····	(清)汪锡福	116
----------	--------	-----

《望江文史资料》征稿启事·····		129
-------------------	--	-----

前 言

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便是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事史料的征集、校勘和编印出版，为建设两个文明提供重要借鉴；为向广大群众及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编史修志提供基础资料；并通过撰写史料，广泛联系团结各方面人士，进一步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撰写文史资料，当“存真，求实”，秉笔直书。举凡上起戊戌变法，下迄“文化大革命”以前，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科技、工商、民族、宗教、华侨、外事乃至社会生活、风土人情、三教九流、人物佚事等方面，均属征集范围；征集的重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和群众革命斗争方面的史料，“敌”、“友”方面的史料。另外，对于本地的湖光山色、古史今谈、社会轶闻、民间传说等，也予酌情兼收，以便为考古溯源、勘藏探宝，提供一些蛛丝马迹。但文史资料有别于正史，它允许一鳞半爪，允许多说并存，并通过印发和交流，得到读者和专家们的充实与匡正。

望江，位于长江之滨，山川秀丽，历史悠久。据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赛口汪洋遗址，查明早在六千多年以前，我

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勤劳勇敢的先民们，迈过漫长曲折的历史道路，经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我们创建了革命传统、灿烂文化和宝贵遗产。一九四九年、以来，望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建设了锦绣山河，望江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记下历史的光辉足迹及其道路的坎坷，使之有益于当代，惠及于后世，这是当今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但，春华秋实，岁月如流，知情者大多年事已高，抢救文史资料，实属当务之急。承各级领导重视，各界人士积极撰稿，有关部门和同志热情协助与支持，我们得以如期地编印出这辑文史资料，在此一并致以谢意。由于我们知识浅薄，水平有限，资料中错误和缺点，定然难免。读者的批评指正，各界人士继续踊跃撰稿，文史资料续辑不断印行，都是我们的殷切期望。

《望江文史资料》第一辑同大家见面了，尽管它的内容和形式都还很很不完善，但它却是从肥沃的乡土中拔地而起的，它那嗷嗷诉语的亲昵乡音，会使大家产生联想和记忆，辛酸和悲戚，喜悦和振奋。愿全县人民、政协委员及各界人士，给以精心哺育和热忱提携，使之在回首往事、启迪来者、振兴中华、建设家乡的事业中，奉献出不断的忠贞和竭力的辛勤！

辛亥革命后的望江简况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以后，望江县政府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管内政，第二科管财政，第三科管司法。另设有征收员、收发员等。还有警察局，局长称警佐，下设巡官、巡长。一九一八年，徐世昌当总统的时候，望江县知事改称县长。

民国元年以前，望江县有十三寺，即：太慈、菩提、十里、土岗、永兴、泉塘、法华、褒隐、张山、龙城、妙光、武洲、南台寺。县城的青林寺不包括在十三寺之内。各寺管区的大权都为士绅所掌握。下层设有地保。满清推翻以后，全县划为五个行政区，不用寺的称呼。第一区辖县城、十里、边江等地；第二区辖太慈、菩提；第三区辖南台、土岗、永兴；第四区辖泉塘、法华、褒隐；第五区辖张山、龙城、妙光、武洲。区里的大权掌握在士绅手里。基层有甲长。县里有议会，议长是我父亲龙师亮，付议长是史步扬。约在民国三年，县议会改为财政局。民国五年后，又设立商会，正、付会长是陈尚廉、萧之桢这些钱店老板。民国九年后，又添设农会，会长是史丹生。民国十年，安徽选举议院，望江选余节高和聂步遂。本来是选两个，结果只选一个。我的选票卖给了怀宁人，得了一千一百元，这是一次贿选。

民国元年后，望江仍同满清时代一样，士绅的权力大于一

切，民众都得听士绅和地主的指使，乡间纠纷、诉讼，均由各地士绅、地主把持，弄得乌烟瘴气。当时，城里当权的陈尚廉、萧之桢、龙尧卿、韩锡吾四大家，他们收租放账，剥削人民。此外，还有一区的刘步瀛、刘聘珍、宋伯庸、宋梓臣、宋作干、倪惕生；二区的童敬涛、余从简、余合浦、徐裕培、徐怀瑜、童志樵；三区的刘学渊、陈知白、范翰成、周爱施；四区的廖学凡、曹少怀、何良俊、孙堂名；五区的聂步莲、胡沙瑞、檀月乔、曹奎翔等；以后还有些新发户。他们或掌全县，或管一方，任意剥削小商和农民。剥削手段很多，遇到天灾人祸，穷人没吃没穿，就向他们借贷，而后用农作物或货物作抵，利息从五分到加一。向国家交纳钱粮，凭管事的人算多少就是多少，农民不识字、不识算，只有听任他们剥削。另外，政府还有烟酒税、屠宰税、契税等等。有时，政府还出签派差，帮助士绅要钱要粮。各地公堂庙宇收入的稻谷，都落在士绅手里，人民不敢过问。对商人则抽取厘金，有百货厘、米厘、盐厘、瓷器厘等等税收。抽厘时，扞手是个关键，完税多少由扞手用签子量深浅确定，其弊更大。

民国四、五年间，文化教育方面设立劝学所，首任所长是金献书。民国六年设县视学，是我担任。城内办了一所小学，只有一个高级班，没有初级班。华勇卿、徐奕成、师亮、周疆、余从简、余合浦、檀月乔、史篆方等都先后担任过校长。学生人数不多，所以劝学所长和视学员都没有什么事情做。乡村只有范氏、余氏祠堂各有一所小学，社会教育更无从谈起。再就是县城、赛洛桥、长岭铺都有外国人设的天主教堂，传教人爱干涉地方事务，这是以传教为名，进行文化侵

略。

民国以后的社会风俗，与满清时候一样，男女婚姻都由父母包办，青年无权作主。城乡都欢喜抱童养媳，又叫等郎媳。父母婚后还未生育，就抱别姓女孩作儿媳，结果是男小女大，夫妻不和，产生恶果。幼女都包小脚，深受痛苦，这是封建专制时代对女子的虐待和摧残。人与人之间发生纠葛，就请乡绅到公堂或寺庙评理，先是吃喝，然后说话。这时，乡绅各持所见，互相攻击，趁机挑拨是非，从中渔利，致使纠葛双方倾家荡产。最厉害的是请“族尊”开祠堂门，谁要犯了家法族规，“族尊”就有权绑吊、打扁担，直至毙命。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国共合作，北伐军由广东出兵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柏烈武（柏文蔚）派师长李振亚到安徽组织军队。李振亚到望江，住在财政局。财政局和商会联合，先召开了欢迎会，后在明伦堂召开了群众大会，萧之桢、邹书乔、史丹生、倪惕生、聂步莲等人都参加了。因为北伐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解除人民痛苦，他们谁也不敢说话，只有宋心一、檀迪凡和我在会上说了话。我们的说词是：人民被专制日久，痛苦很深，北伐军到来，象是医生的一付清凉剂，使人民得有脱病之日。当时，士绅们都觉得我们的说词激烈，但没法攻击我们。李振亚在望江住了个短时期，派倪惕生当华阳厘金局长，我任付局长。他走以后，我经徐介卿介绍，到武穴三十三军去了。民国十六年夏季，我随三十三军从武穴到安庆。安徽的国民党筹备委员会要派人到望江，徐介卿（三十三军参谋长）就介绍我到三十三军特别党部，同杨积成、徐介白、檀迪凡、刘德熙五人一起，到望江组织国民党筹备委员会，杨积成任常

务委员，其余都叫执行委员。我们在望江开了好几次会，又成立了妇女协会，还清算了财政局的账目。局长邹书乔、付局长史丹生贪污了两千多元，我们实行短期押追。后萧之桢等人出来担保赔偿，拖延了事。五区士绅聂步遂，绰号“河北王”，一贯骄横跋扈，出入前呼后拥，民众和其他士绅对他都畏如虎蝎。我们决定打倒他。正要动手时，忽然接到省党部消息，说蒋介石叛变，宁汉分裂，国共不相容。地方士绅立即主张推翻我们的筹备委员会，鼓动宋心一、欧兰臣等率领人众将筹委会捣毁，我等只好各自分散，筹委会到此终结。约过两月时间，省党部改为“改组委员会”，委派宋理文、金镇洋、史时和（都是本县人），还有一个合肥人，一个桐城人，来望江组织改组委员会，进行清党。

这个时期，县政府知事已改称县长，以前的一、二、三科改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司法五个科。军事方面设警备队，有队长、中队长，归县长统管。原先的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开始管理经费，其来源是收取租谷，并征收教育附加费。县以下为五个行政区，有区长、保长、甲长。各种税款都有附加，增加人民负担。社会上开始宣传女子不包脚、不抱等郎媳，但乡里的户族统治习惯依然和以前一样。县长有事要询问大士绅；对地主、资本家也照旧支持，他们共同剥削农民和小本商人。民国十六年以后，区长以下添设了联保主任，管理保、甲长，并添设壮丁队，由区长管理，目的是对付共产党运动。那时（民国二十年左右），有叶仁山、孙敬纯等共产党人组织活动，地方绅士何仿文等勾结国民党党部的金镇洋与县长冯熙周（广东人），派警备队长高希亮等去搜捕共产党。后孙敬纯被捕遭杀害。（根据龙伯陶遗稿整理）

「五四」运动中 望江学运二三事

曹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召开巴黎和会，决定由日本接收法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丧权辱国，举国譁然。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数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举行游行示威，遭到军阀政府的镇压，逮捕爱国学生三十余人。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的响应和声援。在五月八日安庆三千多学生举行游行及五月十八日“安庆学生联合会”成立之后，望江在安庆读书的学生也组成“望江旅省学生联合会”返回本县，开展宣传，发动教育会、商会、农会、财委会等各界在雷阳小学举行集会，声援北京学生，讨伐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政府。会议通过了响应“五·四”运动的快邮代电，并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收回山东半岛！”“德国人在中国强占的一切权利，一定要交还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游行示威，是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斗争形式之一。望江在“五·四”运动中，曾先后组织了五次示威游行。我的父亲很幸运地参加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他在生前，曾常对我津津乐道这场运动的动人情景。父亲学名曹霆，号雷生，本县赛口人，生于一九〇一年，一九一九年时在雷阳小学读书。跟我父亲同时进入雷阳小学读书的有曹祥、曹坤和汪旭等人，他们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另与他同时读雷阳小学的，还有会拉胡琴会吹箫的史时杰（又名史伯英）和后来为刘迈

所杀的童碧华。

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国对外的关系史是饱尝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血泪史。帝国主义在对我们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还实行文化侵略。文化侵略是糖衣毒药，不流血，不易于感受切肤之痛。故有的人受其麻痹，幻想步入“天堂”。望江也没有天主堂、圣公会，那些主持传教的洋人，飞扬跋扈，仗势欺人，肆行无忌。“洋人犯法官难管，洋人犯法官不管”，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奇特而又见惯的现象。许多有识之士及爱国学生早就义愤填膺，跃跃欲试。“五·四”运动反帝的革命浪潮，激起了雷阳小学师生的义愤，他们立即行动起来，要找洋人算账，算账的目标便是圣公会和天主堂。大家决定先打天主堂，齐集全校师生二百多人，排成长队，推举身材高大、膂力过人的曹祥，高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师生们拿着红绿纸做成的小旗，踩着学校军乐队鼓、号的节拍，先在街道游行示威，然后朝着北门天主堂挺进。街道青年、居民、商人及四乡上街的农民，也纷纷加入行列，队伍越拉越长。当队伍冲进天主堂时，曹祥便把那大旗杆横地一扫，那尊正对大门的“圣象”顷刻仆倒于地，碎成几截。这时，一个穿黑衣的“神甫”仓皇奔来，嘴里叽叽咕咕，不知在说些什么，早被学生推倒在地。另一个女神甫吓的嗷嗷直叫，朝后屋跑去。没多时，那大大小小各种姿态的“圣象”，全被砸得狼藉于地；那被打碎的窗子玻璃、五颜六色的传教单及成捆成捆的“圣经”小册子，撒得满地都是。几个男神甫在学生的严词训斥下，垂头丧气，哑口无言；在后面走廊下的两个女神甫，蜷缩一团，嚤嚤对泣。骄横跋扈、

不可一世的洋人，被爱国青年运动的气势所慑服，呆若木鸡，威风扫地。

打了天主堂之后，学生又乘胜前进，直奔西门的“圣公会”。圣公会的大门早已紧闭，学生们于是翻墙的翻墙，撞门的撞门。大门终于被打开了，一个肥头腆肚的神甫走了出来，问学生有什么要求、条件。学生们只顾打东西，不听那一套，因为他们当时主要是为了迸发心头的义愤，横扫洋人的威风，让洋人领略领略望江儿女敢于向帝国主义奋起冲刺的精神。

以上是我父亲常同我谈的他们当年“闹”的反帝的一次风潮。彼时还“闹”的另一起风潮是掘“河北王”聂步莲。聂步莲是望江“河北”（鸦滩河以北）聂家花屋人，排行第三，人称“三先生”。此人在满清时期也只鬼混了个“黉门秀才”；但他善于钻营拍马，至一九二二年，攀上了当时安徽省督军马联甲，做了马的干儿子。有了这个后台，他便肆无忌惮了。他为人阴险诡谲，两面三刀，手段毒辣，且喜冒作诗文，耍弄刀笔，包揽诉讼，肇事生非，强词夺理，仗势压人，场场官司场场“赢”，以此霸占田地、山头、河湖水面和柴、草厂等等。他在安庆马联甲那里仰承鼻息、摇尾效命时，据说曾叫四五辆土车，推着银元、铜钞回家过年，阔绰豪华，大有一掷千金之势。对于聂的劣迹和妄为，雷阳小学的师生，早就耳有所闻，目有所睹。正当他们取得打天主堂和圣公会的胜利、无限欢欣喜悦之际，有人到学校里传了一个“奇闻”，说是聂步莲在宝塔河雇船，要到安庆去把望江的日头卖给洋人，又由他从洋人那里承包下来，在望江范围内征收“日头税”，凡是需要日头晒的东西都要纳税，妄图

借助洋人的势力，榨取民脂民膏。雷阳小学师生听此奇闻，怒不可遏，纷纷结队奔向城外宝塔河去捉那个“贪天卖日”的“河北王”。停泊在宝塔河旁的许多船只都查遍了，未见聂步蓬；忽遇一老渔翁暗中报信，说聂躲在他的船上。当学生们把聂从船上押上岸来时，却不是平时那个头戴瓜皮帽、身穿大长袍、衣冠楚楚、盛气凌人的“三先生”、“河北王”，而是一个蓝衫敝履、惊惶瑟缩的“渔人”。学生们见聂妄图化装出走，更添气愤，便从船上借了根粗索把聂捆了起来，示众游街，人心大快。

除闻先父所述的这两次“风潮”外，我们还听说为了抵制日货，学生们当时还对商店普遍进行了检查，将日本商品打上了“暂时封存，不准出售”的戳记；在华阳码头，学生们建起了宣传点，号召中国人不乘日本轮；在学校里，废除经学，改革语文教学中单一的文言体，推行白语文等等，开始冲决封建的和帝国主义奴化的网罗。

“五·卅”运动在望江的反响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学生和群众举行反帝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工人顾正红，逮捕宣讲学生和反对增加码头捐、实行交易所注册等所谓“四提案”。当游行队伍聚集南京路老闸英国巡捕门口时，遭到英帝国主义巡捕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当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向帝国主义反击。接着，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用各种形式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支援上海人民的斗争。

在安庆“五·卅”惨案安徽后援会的号召下，望江人民也积极行动，募捐筹款，支援上海罢工工人和抵制英货、日货。望江教育界首先行动，以雷阳小学为中心，成立有教育、商会、农会等团体参加的“五·卅”惨案安徽后援会望江分会。分会下设募捐队，开展宣传和募捐活动，并挑选青年骨干倪苏贻、童璧华、宋理延、史时和等十人组成义勇队，直接办理收款事项。募捐队每到一处，就向群众宣传帝国主义的在华杀我同胞、辱我国体的罪行，号召全县人民都要支

海罢工工人，抵制英货、日货，实行对日经济绝交，从而提高了广大群众的反帝热忱。各商店对日货进行登记查封，抵制日货的波澜很快席卷全县城乡。

然而，后援会望江分会的委员中，有几个是望江的商业巨头，他们虽被卷入了反帝的浪潮，却都惜钱如命，对捐助上海工人很不热情，甚至玩弄手段。当义勇队安排募捐计划时，萧广兴钱庄的老板萧子桢，便推龙合丰商店的老板龙尧钦先作个样子。义勇队便向龙尧钦提出捐款三百元，而龙尧钦只捐给五元。义勇队反复讲理动员，龙依然分文不加，因而激起了义勇队的愤慨，要求县长王膏如（因王与土豪劣绅滚在一起，人们给他一个绰号，叫“王膏药”）签发拘票把龙尧钦抓起来。王膏如无奈，只好发出拘票，但消息很快传给了龙尧钦，使龙得以藏匿起来，王膏如也就两方敷衍，不了了之。萧子桢见龙尧钦如此，也就捐款甚微。到这时，义勇队的年轻人方知受骗。由于受到龙、萧等富商豪绅的干扰，最后全县仅募集捐款五百元，汇赠上海总工会。（晓林整理）